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僖公下

丙戌七年 襄王十 二十有五年 晉文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曲禮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杜氏曰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孫氏曰邢衛皆齊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之鄱陽萬氏曰興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況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鄙在鄭地氾衛鄰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師師勤王乃問王室之多故懷詐諍之謀以肆虐於宗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

反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扶問反下同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汪氏曰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疎有等差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紊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制五服之節母黨不得同本族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同姓之國其初一人之身豈可與異姓之國一視之哉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楚宜反等乎然則晉滅虞七年楚滅夔明年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

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劉氏曰滅國春秋之所惡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狄之而衛侯燬名張氏曰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葢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

號稱王聖人之所外也於滅蓼乎何誅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下同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況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之辭○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史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見在祖之位尊之也汪氏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葢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内何得悉無大夫哉詭僻不經可笑也公羊之説非也春秋非孔子家譜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穀梁之説亦非也

附録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

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汪氏曰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納頓子不與蠻夷之納也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不與大夫之納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

去聲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蠻荆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蠻荆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陳氏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修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汪氏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中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恤遂為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陳亦

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汪氏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皆不名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陸氏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事詳矣豈得言遂哉公羊之説非也

葬衛文公

附録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杜氏曰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洮魯地張氏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汪氏曰莒慶者魯之壻之故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趙氏曰按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不達此例遂穿鑿耳

附録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丁亥八年　襄王十二十有六年　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杜氏曰向莒地臨川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張氏曰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劉氏曰春秋此例亦多矣穀梁何為獨發於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戶圭反公作巂穀作巂弗及左作不及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

也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蜀杜氏曰下文言齊師則知稱人為貶矣臨川吳氏曰齊師無名故書侵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音現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誘許元反下同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汪氏曰書至者二至酅譏其深入酅齊境

也公救成至遇譏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劉氏曰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千乘屈孔子夾谷之會齊師四陳揖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衆不足以當景公僖公之勢足以勝定公之未年寇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乃乞師于楚以自防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廬陵李氏曰齊侵我三始於此趙氏曰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武備爾公穀何用曲為義劉氏曰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以為大乎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茅堂胡氏曰孝公有服展喜之善春秋不褒而書人者內以諱為惡外以諱為善此齊侯也其稱人為之諱也臨川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

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魯不服罪為辭也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內外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陵長展兩反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高氏曰齊侯本以洮向二盟為衛莒背已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於是興師而來伐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荒殘中國也於義可乎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蠻荆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於楚寧無愧乎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減項取執於桓公迨齊霸不紹不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蠻荆

以刷其恥夫子罪臧文仲竊位從公子遂借兵强楚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音現矣

孫氏曰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蠻荊陳氏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外域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師於外域志中國之兵力已詘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廬陵李氏曰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晉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蠻荊甚矣況以蠻荊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

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强楚以逞忿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龜反公作隗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氏曰夔楚同姓國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 汪氏曰據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皆名 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杜氏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乃夔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七亂反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劉氏曰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也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劉氏曰國越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夔子獨不名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故春秋黜楚而伸夔有王者作興滅繼絕則夔庶幾矣薛氏曰夔子之不名無滅道也然則楚

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外裔之體也孫氏曰不名者畧外裔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顧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顧之名非遇弒未登於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臨川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令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外裔之肆横也家氏曰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讐之恥使晉文不與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棄好同惡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

臨川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援强楚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

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范氏曰以蠻荆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高氏曰釁深惡重此臣子所以殆其往而録其至張氏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蠻荆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汪氏曰書公至自伐齊者三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從霸主討齊靈之暴横圍齊而書至伐者予之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蠻荆報怨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貶公之以楚伐齊然柏舉之戰蔡以吳報楚春秋予蔡而爵吳何歟吁召陵之會中國不能救蔡蔡不得已而借援於吳吳能扶弱抑强助蔡勝楚蓋資蠻荒以攻蠻荒非啟其禍以陵中國也故春秋予奪不同也廬陵李

氏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搆怨連兵遂使魯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劉氏曰公穀皆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伐齊則楚師何以强配合之乎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令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齊取穀獨公以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文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杜氏曰杞先代之後廹於東夷風俗雜壊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詳見二十三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杜氏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没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覦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逺霸業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二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張氏曰春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蜀杜氏曰杞春來朝今入其國雖曰責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杞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矣臨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强大之凌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强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高氏曰杞魯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凌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荆蠻而伐中國也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陵氏曰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孫氏曰楚自會盂之後凡役貶稱人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非有簒弒之惡楚人無故摟韋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內外之辨其嚴如此陳氏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蠻荆之强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諸侯信音申蠻荆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范氏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譏斯見矣薛氏曰天子居鄭而鄭伯來同荆蠻之暴無王之甚也公與楚結

好去聲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音預盟而公之罪亦著矣杜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高氏曰公畏楚之强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於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導之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攷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顯可見矣家氏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王氏箋義曰北杏城濮書晉侯齊侯正與人楚子之文相反葢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

廬陵李氏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又曰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　啖氏曰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公羊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己丑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 齊昭公潘元年 衛成三 蔡莊十四 鄭文四十一 曹共二十一 陳穆十八卒 杞桓五 宋成五 蔡穆二十六 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出居于襄牛公羊傳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范氏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

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盟即楚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

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圖伯二十餘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敵強楚曹衛背盟棄信而侵伐之然晉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陳氏岳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國下不繫國上書族下不書族焉有無事隔再稱晉侯而不言遂蓋所以志晉侯之惡也永嘉呂氏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邇楚之國也曹衛邇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圍哉

下書楚人救衛則譏

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又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平菴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徹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

晉文之譎也汪氏曰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横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逺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適於楚曹衛適於宋向使晉文逺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横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中原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至境况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茍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楚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虚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圍穀之戍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勢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内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狃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伯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趙氏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七賜反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説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説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氏曰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

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悦强夷書以著其惡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汪氏曰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意內以諱為貶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汪氏曰據刺公子偃殺有罪不書其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

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去聲之也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已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

臨川吳氏曰葢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懐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寛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卹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汪氏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衛鄭從楚之恥與蠻荆之不兢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甞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予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葢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

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古者覿文匿武國語武不可覿文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於

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爭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聲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反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王氏箋義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髙郵孫氏曰晉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畀宋人豈非讐曹而私宋乎讐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汪氏曰晉文執

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茍以為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徵舒入陳之比矣況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得為伯討乎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盧陵李氏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劉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毋乃如齊人執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恵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恵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恵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恵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稱人貶也

汪氏曰此戰與栢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栢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貶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栢舉皆稱楚人中國

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内外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

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披髮左衽矣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乎菴項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皆稱師而獨爵晉侯子晉以伯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

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為齊家之患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以深貶之以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倔強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至於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楚人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

已也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强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强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温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一年之内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魯齋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

為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葢嘗於晉楚爭伯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譊憑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憂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乃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

私許曹衛之復使絶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逾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怒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時亦可謂甚强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强大而君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伯猶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伯者之所為横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

矣廬陵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予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譏此皆功過不相掩之法也王氏箋義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無道抗中國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邾郯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汪氏曰申在方城内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反東宫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杜氏曰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太子有宫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去聲以與之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令其圍陳圍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縱其逞亂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

以國殺大夫為文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師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赦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盟從楚於文公何罪乎衛

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前漢書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後漢書光武紀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

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家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侯宋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

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家氏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為齊桓臨川呉氏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懐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汪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絶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許其位未絶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葢晉文雖絶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絶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在演反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

庭王子虎臨盟不同歃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何氏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

盟日者諱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司馬氏曰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邵子曰周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汪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汪氏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盟次書天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

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温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若使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温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廬陵李氏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張氏曰王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貴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

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臨川吳氏曰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也王氏箋註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既攘強楚不能朝于京師獻楚俘以警天下反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王盟諸侯于是甚矣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意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衛

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臨川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踰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自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紊王制也劉氏曰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或問楚懷王入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即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以茅堂胡氏曰叔武稱子罪晉文以私怨廢置諸侯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篡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汪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謂齊强於宋故

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按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巡狩之禮名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譎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內則其譎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並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譎猶能彷彿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他伯者則為彼善於此也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與袁僑如會一耳汪氏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

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雞澤袁僑于鄬鄭伯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杜氏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氏曰尊其不地志乎朝王而巳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儀禮覲禮肉袒于廟門之東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禮記曲禮注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音狩下同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音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鄱陽馬氏曰舜之時

五載僅一巡守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嶽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隋煬帝假巡歷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絶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稍慢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頭會箕斂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非一倘非遊蕩無度則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

蓋春秋之意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孫氏曰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不言諸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

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臨川吳氏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胥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歟汪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尊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

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葢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王盟踐土之後者葢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杜氏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啖氏曰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譴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歂犬探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歂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知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

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鞫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

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

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所非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録也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

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

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臨川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詞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汪氏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邾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

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今始去楚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永嘉呂氏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晉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于此也書自楚歸則去順從逆之罪著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京師晉文之執與厲之執有間矣廬陵李氏曰陳氏云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鄭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其弟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凡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為奔晉愬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當為叔武殺歂犬乎左氏之說非也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御帥師帥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公子遂如齊

薛氏曰始平於齊也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遄卒未及報怨晋文旣霸齊魯內爲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晋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

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慼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

附録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下穀無齊侯

秦與中國會始此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討衛許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

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臨川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溫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令天王之行也為若

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杜氏曰河陽晉地河内有河陽縣齊氏曰温去王朝百餘里汪氏曰温即河陽盖古孟津本畿内之地襄王以賜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現杜氏曰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曰為晉文避召天王之名也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徐氏曰言温以避狩言狩以温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或問温即河陽何以兩言之茅堂胡氏曰温之會晉實召王故書會于温狩于河

陽兩全之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啖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覲之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杜氏曰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為辭

劉氏曰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寛其法耳

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廵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曷為以自狩為文為尊者諱也晉侯將會于温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而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温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没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温則晉實召

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資中黄氏曰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豈惟隱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怗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强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家氏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往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耳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淮郭氾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廬陵李氏曰按王巡號狩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狩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　趙氏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

師者謂之何哉以德
為目非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録乎内也穀梁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杜氏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陳氏曰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温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朝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臨川吳氏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温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

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步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趙氏曰若録内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説非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穀梁傳自晉晉有

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為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無將之誅

而已哉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絏故其歸異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自晉者晉有奉焉

高氏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因其力也

何氏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

歸者易去聲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陸氏曰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孫氏曰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

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陳氏曰凡執諸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臨川吳氏曰温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葢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汪氏曰會于温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

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莒邾子以歸終也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世變於是極矣廬陵李氏曰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皆抗辭也皆無歸道也

趙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也廬陵李氏曰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梁曰歸之于者緩辭也歸于者急辭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

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綰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辭皆合晉屬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辭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

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諸侯遂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杜氏曰會温諸侯也高氏曰前目後凡也

諸侯比毗至反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

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此時離中國而合蠻夷矣一服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令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

汪氏曰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甚近且許及河陽踐土皆屬豫州之域

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張氏曰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者衆許固以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庇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臨川吴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

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脩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温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方之力能勝强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强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疏舉豈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温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許則知會温本為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温朝王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郤錡乞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為重若請王命而討秦也

圍許之役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視晉厲猶為彼善於此也歟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叛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盖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閲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黄也歟又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杜氏曰言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汪氏曰曹伯之名使若其位已絶而得復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此知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

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反曹聖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至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强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或問晉逐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衛侯鄭何也茅堂胡氏曰南面之君不能講信脩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為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遍使遽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王氏曰

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陸氏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附録 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春秋大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僖公下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 齊昭二 衛成四 蔡莊十五 鄭文四十二 曹共二十二 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 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

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劉氏曰介盧中國之封也沉於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儀而其土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陳氏曰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汪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況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耳廬陵李氏曰按踐土不書至而

圍許書至文公之霸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作狄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翟泉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慭魚覲反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劉氏曰盟于翟泉豈諸侯大夫國皆微者在王城之内而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

謂下陵上替也揚子雲曰節莫差於僭此之謂矣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令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者諱也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沒公也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盟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謬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即漸衰矣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焉然于齊之盟紊內外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

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烏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儼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間哉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於天王之側皆所當貶左氏但責卿不會公侯誤矣苟責卿不會公侯則公子結之盟齊侯宋公胡為不貶也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温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温名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叢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温懐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傅王

踐土于温二會成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黽勉以大義受之而内懐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

正蒙橫渠先生張子著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鄱陽沈氏曰陰既凝聚則雷與風皆為所閒震以一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

雷巽以二陽在上為下一陰所隔而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有雷之奮擊又有風之披拂吹嘘則陰之凝聚皆散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鄱陽沈氏曰其氣之散一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霜雪雨露而散者氣之和者也以戾氣曀霾而散者氣之不和者也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鄱陽沈氏曰陰凝聚則其散常緩非交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范氏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

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辭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郳犂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辛襄王二卯十二年三十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十杞桓

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也蜀杜氏曰外兵之犯與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臨川吴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温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茍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復將命周歂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晅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内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

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也嗟反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而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劉氏曰瑕已為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趙氏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不與陳佗同者劉氏曰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臨川吳氏曰瑕立為君適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高氏曰殺而

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犨郤至是也王氏箋義曰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葢咺嘗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及而稱公子者不與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咺君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

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之豉反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汪氏曰晉末誅翦宗室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等又殺南陽王敬猷等明帝殺安陸王綏等十三人又殺廬江王褘等齊明帝殺鄱陽公鏘等七人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西陽王子明等三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梁元帝殺桂陽王慥豫章王棟又殺武陵

王紀及其諸子北齊後主殺趙郡王叡瑯琊王儼蘭陵王長恭南陽王綽皆尋至滅亡 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故不言歸自京師汪氏曰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委罪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戕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廬陵李氏曰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

又晉屬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

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云

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王氏箋義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襲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稱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

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葢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

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二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借役於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啟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者亦六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

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徳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杜氏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冡宰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杜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行一事公羊云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汪氏曰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橫生事矯君命誤矣公子結往

滕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汪氏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亦專繼事

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陳氏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

惡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霸之情可見矣汪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御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即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咺糾以瀆王綱而書名閱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寵妾命篡弒者則其罪薄乎云爾廬陵李氏曰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

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趙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按傳公未失政此說非也按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穀梁謂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

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杜氏曰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葢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于是乎取之

不繫國者吾故田也

趙氏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係之他國耳薛氏曰曷為不書曹之田濟西固我之有失之曹也

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

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高氏

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巳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或問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貶乎家氏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王之義春秋以是責晉責其所可責也永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係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汪氏曰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

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
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出侵伐而止書
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係之國取邾田自
漷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
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鄟取邿取之而存其
祀則伐邿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
錄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内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
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强豈肯歸
地於魯況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廬陵李氏
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
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
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曰經
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
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
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
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

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滕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文伐邾文也○劉氏曰左氏云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告糴乞師皆書何為請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敢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汪氏曰宰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僖公曾不思奄有龜

冡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傎乎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杜氏曰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讓不敢斥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記禮運疏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郊祭而備

禮則星辰不忒故曰受職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記明堂位注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是成王之賜而伯禽之受皆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

於地地莫重於天揚子重黎篇注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既盜土地又盜祭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遂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於大禮不知聖人要其非禮之大者也或以卜襄七年三卜此年襄十一年四卜成十年五卜或以時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卜郊哀元年郊皆在四月定十五年郊在五月成十七年郊在九月或以望此年宣三年成七年猶三望或以

牲此年襄七年免牲或以牛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牛傷改卜宣三年定十五年牛死成七年免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朱子曰如四卜五卜牛卜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劉氏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中又非禮焉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禮記禮運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守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賔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張氏曰宋杞之郊則為其

為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周公必不享其祀是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

蔣氏曰杞宋存禹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絶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是周公之所弗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皷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紊亂變更而失其正也

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本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下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宫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宫以聽誓命既卜獻命

于庫門之內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别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卜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免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孫氏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臨川吳氏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

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特書用月時不敬之大也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大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葢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説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葢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

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於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桓文用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

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不從乃免牲

公羊傳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㲉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范氏曰亡乎人言無賢人譏僖公不共杜氏曰免猶縱也

古者大事決於卜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卜日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書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注內謂祭事等事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

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汪氏曰免牲不言不郊葢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廬陵李氏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何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傳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葢以僖公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尚不免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祭也杜氏曰望而祭之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書舜典肆類于上帝望于山川蔡氏曰非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又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傳柴燔柴以告天也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啖氏曰郊後必望祭若不

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汪氏曰猶三望猶繹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

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何氏曰謂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何氏曰故知魯郊非禮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茅堂胡氏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為知大道不踐其位不行其禮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汪氏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劉氏曰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魯人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蓋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孫氏曰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內云耳況河海淮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

得之張氏曰鄭杜恐臆說葢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今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其封内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内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内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常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

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

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家氏曰内女適人者而來必謹記其事示有别遠嫌疑也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吕武之禍矣汪氏曰前漢吕后以高帝時與政遂致臨朝稱制擅王諸吕幾危劉氏唐武后以高宗時與政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寶革唐為周臨川吴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葢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為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朝

而遭甲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覲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輿於此與　陸氏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公羊云凡弟之辭有何義乎

狄圍衛

罔杜氏曰狄人圍衛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志其過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爾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俾之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帝丘東郡濮陽顓音專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見詩旄丘小序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見隱公七年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見僖公二年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强暴憑陵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救與國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曰狄以閔

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而啟狄攻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齊桓晩年不能救黄猶曰黄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附録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杜氏曰報前年狄圍衛川吴氏曰衛畏狄之强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汪氏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

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蜀杜氏曰衞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乎張氏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名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

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懐公于髙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闗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

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啖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亦書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書矣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弑昭公及子亹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於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廬陵李氏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以秬鬯爲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

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天下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鋭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

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罪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山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六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茅堂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汪氏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臨川吳氏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必邁反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越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髙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

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之（見詩揚之水小序）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用致為夫人）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薛氏曰

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家氏曰齊桓之没宋楚爭伯魯秉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没秦晉交兵魯又秉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丘任輔曰白狄狄别種西屬雍州近於秦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臨川吴氏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從其寇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雖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興霸業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家氏曰將卑兵微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曰比事觀之閒晉而厚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蜀杜氏曰譏公親往以報大夫之聘薛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尊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邾滕之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荅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讎女之後如齊齊不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廬陵李氏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絶續之會三强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即安也杜氏曰小寢內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

見矣家氏曰于小寢歿不以其地也魯諸君沒於路寢者三沒于小寢臺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居于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引濟多艱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孽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概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郯師之敗癸丘稍怠遽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

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荆蠻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酅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賞而季孫氏始公孫兹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何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草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陰假陽威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劉氏曰九月其卦為剥卦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金氏曰李梅當剥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是故以天道言四刑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説既往不咎覺軒蔡氏曰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為廋辭宰我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以啟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蜀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録之者因以仍天下之應陰陽

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
戒廬陵李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
穀梁皆謂
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
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至之許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
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
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
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晉陽
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
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

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滁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大全卷十六